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 賴櫟安

安安欸～不怕不怕

一個夏日的午後，看著窗外電線桿交縱錯雜的影子，想到多年前還是小女孩的我，頂著烈日被外公牽著手在外游盪，這是自閉症我的特質，精神特好從不午睡，外公為了讓我有事做，所以只好帶著我到外面晃晃，最喜歡去外公家旁的小雜貨店，店裏的掌櫃是一位高齡九十歲的阿婆，我們都稱呼她叫阿婆祖，一如往常我們會到阿婆祖店裏買買愛吃的傳統金甘糖，這在一般超商已經鮮少見到的古味，但我就是愛，祖孫兩人一人一顆，坐在雜貨店的門檻上，更特別地是我和外公都喜歡把糖果在嘴裏咬的碎碎的再吞下去，而不是含在嘴裏讓它慢慢融化變小，這是我們祖孫獨特的吃糖方式，很奇怪的沒人教我，我想這應該是所謂的遺傳吧！外婆經常咕噥的講著，啊～這樣牙齒會壞掉，但外公和我都把外婆的話當做耳邊風，很有默契的不予理會，仍舊照著我們的節奏，吃著糖看著地上螞蟻爬呀爬的，有時候會再來一瓶清涼的維大力，那種透心涼的快感實在無以形容。

外公一個生於民國三十年代台灣囡仔，小時候不愛讀書，聽說考初中時借著尿遁逃離了考場，因此只有小學畢業，在家混了幾年之後，外曾祖父只好讓他學習一技之長，也讓小四歲的三叔公一起學習手工麵線，這幾十年來也曾請過老師父和學徒，無奈手工麵線的製作過程太辛苦了，外公每天3點就要起床揉麵團，緊接著醒麵、拉麵、曝曬、整麵、包裝、裝箱……等，如此繁瑣的製程要耗時十六小時以上，中間當然有三到四小時的午休時間，也正因為如此冗長的工時，經常留不住人，三叔公變成是他的惟一員工，外公的憑著自己的好手藝，讓他的手工麵線在北部也獲得好口碑，至此～外公的手工麵線也撐起了一片天，養活了一大家子，冥冥之中彷彿是替幾十年後出生的我，先打了一個穩固的墊腳石。

我是外公第一個孫子，因此外公外婆對我疼愛有加，對於嬰兒襁褓中哭鬧不休的我，家人總是束手無策，只要我哭媽媽也抱著我一起哭，外婆也是想盡辦法的安撫我，什麼嬰兒衣服反面晾曬、拿衣服去廟裏收驚等等，什麼招數都使盡了，還是徒勞無功，惟有外公用他台灣男人的氣魄對我精神喊話，他呼喚我的小名：安安欸～不怕不怕，奇怪的是，多年後根據媽媽描述，每當只要外公講出這句話，我就會停止哭鬧逐漸平覆情緒，斗大的眼珠望著外公不哭了，此時外公也會很神氣的對著大家伙說，看看你們就是不會帶小孩，你們看我三兩下就把安安搞定了，做事要用心要用對方法，此時媽媽和外婆只能面面相覷，原

本以為外公這只是一招半式走天下，沒想到媽媽說，這招對我還真管用，而且外公履試不爽。

就這樣我在外公的愛及呵護下漸漸長大，二歲多時我還不會講話，媽媽憂心如焚，外公總是說無要緊啦，咱阮安安是「大隻雞慢啼」，但媽媽還是無法接受這種老一輩鄉愿的說法，仍舊不斷地尋找醫療資源，最後我被診斷為重度自閉症，也開始了無限期的早期療育。當年媽媽對於這個審判是無助且憂心的，誰知我的心比媽媽還惶恐，我很怕被一語成讖，此生陷入萬劫不復的無語困境。但外公總是一如往常用他堅定且有愛的眼神看著我，我知道他眼裏仍舊是那句話：安安欸～不怕不怕，每當媽媽對我失去耐心快要崩潰時，外公總是抱著我往門外走，我們就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屋後的小徑去看看山，看看溪溝裏的小浮游生物，聽聽外公跟我說他兒時的陳年舊事，例如：抓青蛙來當釣餌，青青菜菜就能在小溝裏釣到小魚小蝦，還有曾經在某個夜晚，在家裏附近的鄉間小徑上看到高聳參天的鬼，我不知外公是虛構故事還是真實經歷，總之～聽起來雖然可怕但又很有趣，這樣的祖孫開講五四三總是很能吸引我，我可以安靜的倚在外公胸膛專心的聽他練肖話，我清楚只有外公把我當做正常人在對待，雖然外公是做工的人，他的話聽似普通，但其實話語當中蘊藏著很多人生哲學，這也影響到我日後的人生，很奇妙的是，只要有外公在，我就什麼都不怕了，因此我的各種學習及療育外公外婆幾乎參與了一半以上，外公外婆跟我的醫師或治療師們都建立起一種革命情感，這就是生命的奇妙，沒有講好但大家似乎在那一刻心靈相通，只為了那句：安安欸～不怕不怕，一同守護著我。

曾經我不太認同那句『上帝幫你關了一扇窗，必定會再為你開一道門』，我心中最堅固的凱旋門外公生病了，還記得那年，外公連續一陣子都頭暈無法站立，而且稍一走動就喘個不停，但他還是拖著老命繼續做他一生的志業-手工麵線，其實家人們老早就叫他退休了，但他總是說，有人愛呷我就做，做到不能做，結果外公真的是做到生命前的最後一刻，他被檢查出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，也就是俗稱的血癌，但外公對生命的豁達讓我既心疼又佩服，他配合所有的治療，我看著外公承受化療的不適，但他仍舊笑笑看待人生，記得去醫院看他的時候，他總是把生死看的很淡，還說死有什麼可怕，安安欸阿公呷你講，阿公不驚安安嘛免驚，聽到這我其實好想哭，當時國小五年級的我好害怕失去外公，因為失去了外公就等同失去了所有一切。

不幸地，外公依舊對抗不了癌症病魔的突擊，在一場突然其來的感冒，把外公從我身邊帶走了，我傷心難過甚至悔恨，我氣自己為什麼不懂得好好珍惜外公在世的時光，常常為了我的小任性，讓外公跟媽媽處於對立的狀態，外公用盡他的生命在愛我守護我，他那一句：安安欸～不怕不怕，一直是我努力生存下去的最大支柱。

八年過去了，我仍舊住在外公家，外公家在北部的鄉下，我將它取名為心之鄉，偶爾晨間我會在一股青澀的木瓜味中醒來，那是被外婆摘下的木瓜藤蔓流淌出來的液體，每當我走過與外公的那段回憶，池塘裏的小跳蛙、阿婆祖雜貨店裏門口搬運食物的螞蟻，都是生命的如常，此刻能夠坦心的看待這生活，這全都是外公的愛，這份愛甚至成為我日後安身立命的保命仙丹，生命中啟承轉合都讓我能堅持著初心的美好，此刻耳邊不禁又輕聲傳來，安安欸～不怕不怕。